



地下长龙

李德复 卫士洪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下长龙

李德复 卫士洪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1974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00

统一书号：10106·679 定价：0.49元

目 录

八

第一章 惊涛骇浪

一 洪峰到来的时候·····	1
二 堤上风云·····	8
三 斜井里的战斗·····	19
四 针锋相对·····	24
五 这仅仅是序幕·····	35

第二章 硝烟滚滚

六 地下热潮·····	50
七 不速之客·····	64
八 决不能等待·····	73
九 生活就是矛盾·····	82
十 石龙山之谜·····	92
十一 反扑·····	102
十二 压不倒的硬骨头·····	109
十三 真正的医生·····	121
十四 启示·····	133
十五 志气·····	144

第三章 天塌下来我们顶

十六	推心置腹	152
十七	预兆	160
十八	以防万一	168
十九	计谋	178
二十	钢与渣	183
二十一	一个心愿	192
二十二	决斗	204
二十三	生死篇	217

第四章 历史总结

二十四	源泉	233
二十五	万里长征第一步	249

第一章 惊涛骇浪

一 洪峰到来的时候

一九六九年初秋的一个早晨，大片大片的云块，向鄂西北石龙山飞驰。刹那间，越积越厚，乌黑乌黑，在半空中不停地翻滚、聚集，又渐渐向低处压去！山峰，罩住了；山谷，象夜幕降临……突然，一股狂风卷着尘土，猛地刮了过来！沟沟洼洼，响起一片呼天喊地的吼叫声。石龙山，立刻地动山摇，天昏地暗。

这当儿，空中一忽闪，一道耀眼的银光，劈开了那铅块般的云层，紧跟着炸雷“咔嚓咔嚓”地一阵爆响，天就象被戳通似的，“哗哗啦啦”地下起暴雨来。连绵起伏的山峦，淹没在灰蒙蒙的雨雾里。

在这昏糊糊的雨雾中，人们还隐隐约约地看到，石龙山脚下，盖起了一排又一排层层叠叠的用油毛毡当房顶、用黄土打墙的临时工棚。沿着山沟，每隔一千多米，就有一个高四米、宽四米的斜井，直往石龙山腹伸展下去。斜井洞口，吐出一辆又一辆斗车；斗车沿着轻便的铁轨，“哐哐当当”向前直滑，然后倒出一车车刚刚掘起的石碴、石块、泥土。山

腰悬崖，则现出用石灰刷的、有屋顶那么大的八个大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下面有一行字体较小的是：“学习大寨移山志，汗水滴穿石龙山！”“誓搬大水灌桔岗，加快速度早上‘纲’！”这里，就是远近闻名的、正在动工兴建的石龙山引水隧洞工地。

石龙山，是横贯几个省的大山脉。山南有一条汹涌的大河，它从陕西境内发源，穿过千里迢迢的高山峡谷，最后倾入长江。这里江面宽阔，水流缓慢。解放前，每逢夏、秋，雨量增多，石龙山的山洪一暴发，江水陡增，就泛滥成灾，沿岸城镇、村庄经常被大水淹没，造成数十万人民流离失所，逃亡他乡。可石龙山之北，则是方圆八百多里的桔岗地区。这里，水源奇缺，十年九旱。一遇旱季，颗粒无收，穷人只好扶老携幼，到处流浪。因此，这里传下来一首歌谣：“山南洪水冲个光，山北大旱要逃荒；地主恶霸是豺狼，穷人年年喝稀汤。”

解放后，一九五八年，人民政府在石龙山南面截流筑坝，建成了一座大型水库。从此，山南水患根除，旱涝保收，成了鱼米之乡。而山北虽然在合作化、大跃进时期先后兴建了不少小水库，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除旱象。广大人民群众很想把山南水库的水引过来，灌山北的桔岗，却被这无情的高峻的石龙山挡住，硬是看到有水也用不上。这样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直到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是党的“九大”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这个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山北人民就决心要把山那边的水引过来，使农业

及早跃上去，为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贡献。这样，地区革命委员会和地委会一成立，就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与有关县委商量，又经过勘察设计，报经省委批准，决定动员山北人民，穿过石龙山腹，开凿一条大型的引水隧洞，把水搬过来。现在，在工地党委领导下，驻扎在石龙山的数万民工和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已把沿山脚开掘的五个斜井，都打到一百多米深了，再有个把月的光景，就可以由斜井打入主洞，正式向隧洞掘进！这些天来，民工们正你追我赶，日夜加油地向前飞奔！

就在这起劲的骨节眼上，天一直阴沉。赶到今日，暴风雨又猛然向工地袭来！特别是五号斜井，紧靠山沟，地势又低，狂风夹着暴雨，一个劲地朝这里灌，硬把井口的一个遮风雨的帆布大帐棚，掀的“忽啦忽啦”直往上飘。风紧一阵，松一阵，帐棚也一会抛向空中，一会跌落下来，碰在棚架的木杆子上，发出“垮嗒垮嗒”的响声，把架子震得摇摇晃晃。一群戴柳条安全帽的小伙子，正围着眼看就要倒塌的帐棚，拽的拽帐沿，搬的搬石块，急着把帐棚固定、压住。可是，风势越来越猛，竟把人推得摇摇晃晃，把帐棚吹得圆鼓鼓的，“哗啦哗啦”，把压在棚顶上的石块“骨骨碌碌”地掀下来了，把拽着棚沿的人，也从平地上带起……

正在这舞抓不住的时候，斜井里“鏢”出个精壮汉子。这人就是负责五号斜井的民工指导员耿大刚。他，四方脸膛，高大魁伟，浓眉之下，闪动着一双锐利、深沉的眼睛；宽宽的额头上，刻下几道多思的皱纹。他一出来，定睛向前一瞄，就毫不犹豫地奔向帐棚，一下抓住帐沿的木杆，两腿一格蹬，

全身用力一纵，呼地一下，就立到棚顶！然后，两手窝成个筒筒，朝下大喊：“把绳子和长木头递上来！”喊声刚落，一盘绳子和一根长木头就飞快地送了上去。耿大刚接过木头，迅速地朝棚两边一压，然后用绳子把木头两端一系，往下一抛，叫下面的小伙子用粗木桩固定住……就这么，一根根木头递上来，一个个木桩固定住，狂风虽然一阵紧一阵，帐棚却再也吹不动了。

帐棚一固定，他从上面翻身跳下。小伙子们马上围住，高兴地说：“老耿，你看，给它搞住了！”“再也掀不起来了！”

大刚微微一笑说：“看你们啊，都淋成水鸭子啦！”

“你还不是一样。”大家轰笑着，纷纷把衣服脱下，使劲地把雨水拧干。

大刚一面拧衣服，一面看到密集的暴雨直向工地倾泻，心里不觉一沉：干枯的山沟该不会发山洪吧？想到这里，他迅速地钻出帐棚，朝山沟奔去。

离斜井井口几百公尺以外的山沟对面，有一个观察山洪的哨所。它是用木板钉成的，里面放着一张小桌、一条板凳和一部电话，可以容纳两三个人。每当雨季到来，这里就异常重要，它要时刻监视上游山洪的动向，及时报告各个斜井；以加高井前土堤，防止洪水灌井，保证施工安全。

耿大刚一口气跑到观察哨所，听完值班员的汇报，就伏在窗口，向山沟上游眺望：只见远处山峰被倾盆大雨罩住，连轮廓都看不清了；近处山上的山洪，卷着黄土、石块，朝山沟呼啸而下；平常不见滴水的干沟沟，这会马上变了脸，集中了一股洪流，跃起了一个个浪峰，以不可阻挡之势向下

游奔来。他一见这个情景，马上扭过头，对值班员急促地说：“我在这儿监视山洪，你赶快回去通知井下张连长，立即组织人加高井口土堤，防止山水进洞！”值班员应了一声，就飞步跑向五号斜井。

耿大刚这时又跟其他四个斜井通电话，报告山沟洪水情况，叫他们注意防范。接着，又把洪水的来势给指挥部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这时，远处、近处的山洪已汇集一起，带着枯枝、杂草，激起浪花飞沫，眨眼就飞到眼前，“霍”地一下，窜进了哨所。大刚正在聚精会神和对方讲话，突然感到两腿凉浸浸的，等放下话筒，扭头一看，哟！大水一颠一簸地漫到房子里来了。他赶紧跳上板凳。过一下，水又漫过了凳子，漫到桌子，他又抱起电话机，跃上木桌，继续监视山沟上游的水势，不断给指挥部、给各个斜井报告险情。

滚滚的浪头，一个压一个地向哨所推来。山洪象只凶猛的野兽，张牙舞爪地腾跃着，咆哮着，把小房子推得直晃荡。可是，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耿大刚，警惕地睁着虎眼，正视前方，仿佛那儿有成千上万的“敌人”，正要向这里进攻。他怀里紧抱的那部电话机，就是一挺随时准备射击“敌人”的重机枪：这儿就是前沿阵地，这里就是射击掩体。他冷静沉着，决心继续给指挥部当好耳目，给全体民工当好哨兵！

几个斜井前的土堤升高了，山洪碰着堤岸，击起了一个个冲天浪花……哨所的洪水，越来越大，不仅淹了桌子，马上就要淹住窗口。大刚毅然脱下上身衣服，把电话机一包，挂在颈脖上，一伸手，抓住屋梁，两脚一蹬，跃了上去。刚上去，凳子、桌子已漂起来了。他又爬上屋梁，伸手揭开顶

上的一块油毛毡，把头伸出屋子，一看呀，巨大的山洪正从石龙山脚下，一个推一个地滚下来，拚命地朝地势最低的五号斜井冲去！他脑子一“轰”，感到情况严重，使劲地摇着电话机，紧急地催促着：“总机，总机，要指挥长！要指挥长！”

远处，工地指挥部的一间茅屋里，顿时响起了一阵紧急的电话铃声。室内，一个头发灰白的近五十岁的老干部，围着桌子，焦急不安地、一圈一圈地转着，转着。他就是地区水利局局长、石龙山隧洞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兼工地党委书记钟明。这些日子来，由于忙着工程上马，上马后又忙着加快挖掘斜井，早日打入主洞；加之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技术工作，整个部署……把他的脑子占得满满的。开工以来，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圇觉。昨天他又到五号斜井，和民工们干了一个夜班，今早，就突然发起烧来。工地医生看了后，坚决叫他在家静养，并嘱咐通讯员小秦，叫他一面招呼指挥长，一面“监视”指挥长——不许指挥长出去。

这会，钟明两颊烧得通红，但一双闪光的眼睛，一直盯到窗外。“垮嗒垮嗒”地打在玻璃窗上的瓢泼大雨，象打在他的心上，他担心无情的山洪会立刻暴发，特别惦念地势最低、靠山沟又近的五号斜井是不是会灌水……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他一把把话筒抓起，问道：“谁？”

“耿大刚！”

“在哪？”

“瞭望哨所。”

“五号井现在情况？”

“山洪全部压力正朝这个方向冲来……”接着指挥长就听

不清耿大刚的声音了。他一连“喂，喂”几声，只听对方断断续续地说：“哨所要飘起来了，我在屋顶上给你说话……”

“那你快撤！”指挥长把脚一顿，下了死命令。对方再也没有回答。

钟明把话筒一丢，再也顾不得医生的嘱咐，抓起雨衣，就往外闯。恰巧，通讯员小秦端了一碗热呼呼的稀面条进来，说：“指挥长，两顿没吃了，喝点面汤吧？”

钟明把手一甩，说：“赶快走！”

“到哪？”

“五号井！”

小秦焦急地：“你还在发烧，医生不许你出去！”

“啥时候了？还顾这些！”钟明一下推门过猛，差点滑倒。小秦连忙把碗放下，扶着钟明奔出房门。屋外，电光闪闪，雷声轰轰，暴雨铺天盖地而来……

二 堤 上 风 云

指挥部的扩音器在暴风雨中一遍又一遍地叫喊：“指挥部命令，指挥部命令，全体民工同志们，全体工作人员，赶快上堤抢险！上堤抢险！”

各个斜井内的土广播也在高声重复：“同志们，赶快上堤！赶快上堤！”一个从工地飞跑回工棚的小伙子，朝房子中间一站，向值夜班的、睡得正迷糊的人大声吆喝：“沟里发山洪了！还不起来？”正在休息的民工猛地惊醒，掀开被褥，一下把他团团围住了，七嘴八舌地问：

“山洪有多大？”

“土堤冲了吧？”

“几号井最险？”

那个小伙子鼻眼一撮一撮，胸脯一起一伏，结结巴巴地把山洪穷凶极恶的来势讲了讲，满屋子里的人顿时焦躁不安，纷纷穿雨衣，拿工具……

这些来自滴水贵如油的枯岗地区的民工，对自己夜以继日开掘的斜井，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因为早一天打好斜井，早一天打入主洞，早一天通水，就能早一天改变自己家乡的面貌，早一天为革命多做贡献呀！刚到这怪石如林的石龙山时，工棚缺材料，一时盖不起来，他们就住在露天野地

里，一面积极施工，一面派人翻过架架高山，钻进深山老林，割回荒草，砍回树木，打好土墙，把一间又一间的工棚盖起来；开工那天，抽水机没运到，斜井井口积满了一坩子浑水和稀泥糊，他们硬是端着洗脸盆，排着长长的队伍，一盆一盆地把水和稀泥舀干；进入斜井，风钻机没运到，不能打眼、放炮、炸石方，他们就拿起铁锤和钢钎子，一锤一锤地打眼，一处一处地装炮，一步一步往深处炸。就是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和渴望搬大水、改大田的志愿，把沉睡的石龙山惊醒了，把山上的飞禽走兽赶跑了，把这里的面貌改观了。这一斗车一斗车拉上来的石碴，这一分一分、一寸一寸的进尺，这一个又一个前进的桩号，凝集着多少民工战士的心血呵。他们爱听炮声，爱闻硝烟，爱扛洞子撑架……这种特殊热爱隧洞的表现是发自他们内心的，是谁也不能比拟的。现在他们听到凶猛的山洪要扑向土堤、扑向斜井的时候，哪一个不感到焦急、紧张呢？因此，一声号令，不论是那一个工棚，也不分是上班还是下班，是前勤还是后勤，都拉起板车，扛起铁锹，挑起土筐，跑上土堤。就连连队的理发员、炊事员，也都奔上了“战场”！汹涌的山洪，把一切都调动起来了，土堤垫着一层层新土升高了。可是，地势低、冲击大的五号斜井土堤仍在危险之中。

五号斜井的民工连长张猛子，真象暴风雨中的一员猛将。他上身赤膊，下面赤脚，光着头，挺起个胸……大雨打在他那黑鼓鼓的肌肉上，四处崩散。这时，他肩膀扛着装了泥土的百把斤的大草包，如飞似地向土堤低处奔去。在他身后，是一色和他一个样的小伙子，一个个劲流流，虎墩墩，扛着草包来回奔波。堤面上顿时叠起一层层金黄色的草袋，一寸

寸，一尺尺与堤外的山洪比起高低来了。扛草包的速度加快了，上土的虽然使劲干，但还是跟不上。张猛子红着眼睛，直吼：“快！快！咋搞的？咋搞的？”正在这时，从扛草包的队伍中，蹦出个活灵灵的小伙子，他对一个上土的年纪稍大的民工说：“二伯，让我试下？”那个民工把铁递过去，只见小伙子一接，先把沾满泥巴的铁放在旁边水坑一泡，然后一抖，泥巴纷纷脱落，他再轻轻一铲，满满一铁土，就铲到草袋里了。这样干，又利索，又轻快，土又上得多。旁边几个上土的，马上照着干起来，工效立刻加快了。

张猛子对这一手很感兴趣，便仔细地瞄了瞄这个年轻人，说：“呵，原来是小王师傅哇，你就在这儿干，行吧？”

小王师傅叫王巧勇，是工地工程队的一个年轻工人，被派到五号井给民工传授打风钻、放炮和其他挖隧洞的知识。他来了后，自觉服从连队领导，什么都干，什么都干得欢。这会他眼睛一眨，对猛子说：“你放心吧，供应得上啦！”丢开铁，又跟着连长扛起草包来。

土堤上，雷声“轰轰”，人欢马叫，抬土的，挑土的，扛草包的，拉车的……来往不绝，熙熙攘攘。由于人多、车多、路滑、路窄，有时，两边一挤，一下把路堵住了，几分钟都错不开身。一遇这个情况，张猛子又急了，连声吼道：“咋啦？咋啦？看到走！看到走！”

又是这个小王师傅，又是这个王巧勇，他蹦了出来，站到中间，左边来的，他引了引；右边去的，他指了指；挑的、扛的，他点一条路；拉车的，他又点一个宽坡；这样，一下子，散开了势，再也不撞架，速度也快了……一辆装满土的

车子，两个轱辘粘着坨坨泥巴，正艰难地向前爬，巧勇脑子一闪，帮忙把重车推到水坑里。车从水坑里一起来，车轱辘泥巴洗掉大半，走得欢了。拉车子的民工，回头向他笑笑，打趣地说：“好哇，你真是个巧指挥！”

张猛子在旁边看得满带劲，就真给巧勇下了命令：“小王师傅，你就在这儿当‘指挥长’吧！”

“对对，”来往的民工说：“这儿就是需要个‘指挥长’呵！”

几句玩笑话，给紧张的战斗，带来了欢乐的气氛，土堤又在向上升高了！

这时，在泥泞的大道上，走过来一个人。她穿了一件过于长大的雨衣，把细细的身子裹得紧紧的，身子右边向外鼓出个大包——红十字卫生箱，雨帽里，露出了几抹被雨水淋湿的短发和一张白皙的脸，这人就是去年才从省医学院毕业的工地医生王丽萍。她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父母都是医生。由于家庭的影响，她对学医很感兴趣。入医学院后，非常用功，学习成绩也比较好。但过去有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象她父母一样，在城市大医院里工作。那里设备齐全，有技术精、水平高的医生，跟着他们一起，学习的东西多些，提高得快些，若真能那样，那才幸福咧！可是，毕了业后，根据党的卫生事业要面向农村、基层的指示，她被分配到这个热气腾腾的石龙山隧洞工程的医院来了，这是她万万没想到的。特别是，一到这里，头顶蓝天，脚踏荒山，喝的是山沟水，住的是茅草棚，一出门就翻山越岭，过沟淌水……医院里的设备也只是一点简单的器械……而且这里不象大医院那么规矩，还分什么科，什么专业。一个医生呀，内科是你，外科

是你，五官科也是你，妇科还是你……什么病都得看。这对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姑娘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是多么的不习惯呵。可是，几年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工地上，工人、贫下中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冲天干劲，对她也是有帮助的，有教育的。于是她服从了组织分配，在工地上干下来了。只是，有时，有一股无名的忧愁常常在心里回绕……她还没有真正明白：这里是为人民服务的最好场所，是改造世界观的最好大学呵。正在和男女民工一起挑土的女安全员——耿大刚的妹妹耿小翠，一见王丽萍来了，就高兴地迎上去。王丽萍这时正在过沟，她看着沟里流水哗哗，迟疑地停住了脚，不敢一步跨过去，木然地站在小沟边。站了一会，她又掀开雨帽，这里瞅瞅，那里瞄瞄，生怕有人看见笑她胆小，其实她那畏畏缩缩的样子，早被耿小翠发觉了。小翠扯开嗓子，鼓励她：“王医生，不要怕，猛一使劲，就蹦过来了！”这一喊，使很多人扭过来直盯着地看着她。顿时，她脸臊得绯红，心里暗暗埋怨自己：“连个小沟都蹦不过去，多丢人！”一想到这儿，她一咬牙，浑身猛一使劲，跨出右脚，向小沟那边蹦过去！天晓得，右脚过去了，左脚的胶鞋被亲热的泥巴焊得紧紧的，硬是扯不出来，身子一歪，就要摔倒。耿小翠一个箭步跃过去，一把扶住了她……

小翠是多么关心这个从城市来的姑娘啊！她知道王丽萍来到农村就象她自己进了城市，一切都感到陌生，更何况这里是个荒山沟，王丽萍能在这里住下来，也就算不简单啦！小翠一面把王丽萍拉过沟，一面告诉她怎样在粘泥巴洞里提脚、迈步。

王丽萍说：“你怎么走得那么顺当呀？”

小翠把脚一甩：“我打赤脚板嘛！又不粘泥，又利索！”

王丽萍眨了眨眼：“我能打赤脚么？”

小翠眉毛一扬：“咋不能打？保险舒服！”

王丽萍真的把胶鞋脱了下来。两人手拉着手，一下上了土堤。张猛子见王丽萍打着赤脚，关心地：“王医生，你还是穿上胶鞋吧！”

王丽萍说：“你们不也光着脚？”

猛子说：“我们习惯了啦！”

王丽萍瞟了小翠一眼：“我也想习惯下。”

小翠笑着说：“就是嘛！”接着，又叫丽萍跟她抬草包……一双走柏油马路的脚呵，就这么一歪一歪地在又是小石子、又是泥巴坨子的路上迈开步子了。

就在这万分紧张时刻，固定在五号井蹲点的地区水利局驻工地工作组组长随波，还在床上呼呼地睡觉，不知是谁，在隔壁工棚里猛喊了一句：“山洪下来了！”一下把他从梦中叫醒。他揉了揉惺松的眼泡子，爬起来，推开房门，问路上一个跑得飞快的小伙子：“山洪真来了？”

“你去瞄下，满沟浪滔滔的。”

“五号井没问题吧？”

“就数五号井问题大！”

他正准备问别的，小伙子已急着跑了。他咬了咬嘴唇，便披起雨衣，拖着两条重重的腿，向五号井的土堤走去。走着走着，一幕幕回忆，就象山洪一样在心里翻着，滚着……

这个水利局的科长，过去就好联系自己，想一下这，想